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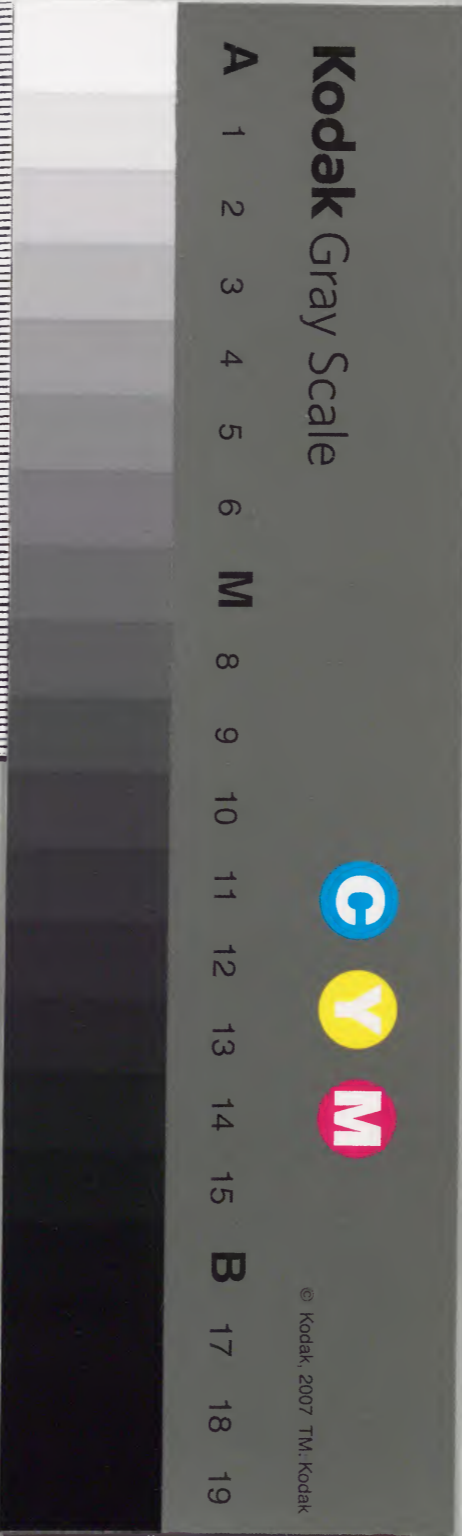
官版
唐鑑

三

					漢書門
			四〇二		
			九		
			五		
五	十	九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元	四	漢	
七	〇	書	
二	二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25
冊數	5 (3)
函號	297 131



官版見本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卽位於靈武城南樓尊
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

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債軍降

虜降戶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

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

淺草文庫

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由漢以來享國最為

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父子

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

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

下記大學欲齊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

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

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

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

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

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趙史

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

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同私於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

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

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肅宗之在朔方

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旒喻也

相同二字
本作張孟
談三字文
下孟同作
孟談

其易絕以比唐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

家之危亦如此易如字

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瑄烏官切喜賓客好談論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

進明與瑄有隙言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

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疎

之瑄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

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瑄請自選

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

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

瑄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

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

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

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

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

如初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瑄多稱病不

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瑄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未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

久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解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

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

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

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

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而於軍旅之中，女音汝，嘗膽言嘗飲其苦。

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

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

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

收字下。一本有復字。下東京上亦同。

未句回訖
字一本無

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
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音攝下同欲如
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
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
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
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
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
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
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
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
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紂戰於牧野王
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人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
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
在江漢之南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
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

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同。陳故言及倚。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倚。靠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休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

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今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

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末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

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調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謂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且臨危則取

下孔字一本作謹

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服放飯流歎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歎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

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

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况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旣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旣失信於已降

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

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置一本有處字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為鳥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

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夫以諸侯之師使闔

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

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

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

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

之眾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

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

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

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

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救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懼茶

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

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

書仲虺之誥：民

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

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

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

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

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

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

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

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

陽制於陰，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

人女子，不能離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

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

建子月為歲首，月皆所建為數。音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胡狄切。以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旰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逃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入。與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輔國元

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
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
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
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儻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

傳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奴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

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
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
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瑱

諷將吏上表畱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

諲諲音因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

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

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音戎

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

然乃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示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畱已代宗欲姑息無

事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瑱以兵逆之也。逆迎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畱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茂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瑒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瑒未失

臣節而行，裴茂襲奪之謀，使茂克瑒而代其位，不若瑒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梁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偏疆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
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
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
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
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

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乏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
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
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
至唐而其弊
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
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
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傳
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
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

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
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
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
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
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
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左莊
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勃焉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也代宗之責已
也厚其待人也恕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已
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

怒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

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

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紕

屈音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

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

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

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

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

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離婁上既不能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

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

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

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

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

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倩，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一年齊寺人

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

本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左

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此日，乃弛弓而自縛。」郭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

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

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
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
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揚綰以清名儉德為相

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先海內

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

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

度徒諾切韓滂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

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滂奏幹不實帝令御

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

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

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

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
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
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
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

心也隱憫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

之臣滉判度支故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

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
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

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

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

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

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天下愈受

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

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

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疎遠而眩

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若代宗

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豹狽女狽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

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

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治之君。不

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

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

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孟子曰。其進銳者。

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
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
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
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
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
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
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
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
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
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之從至
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
德宗貞元末
宦人領兵附順者益眾宦者傳序德宗懲艾
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
護軍都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
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其後
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
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
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則其為害又甚
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之類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

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卽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

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

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

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

共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

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

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

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

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

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臧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臧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臧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

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

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

八凱。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主后士。以揆百事。舉

八元。敷五教于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管蔡而

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

取於眾。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

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

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
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
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

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人君得一賢者

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
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久焉
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
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

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
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
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
復引延齡以為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
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貞元之後是始終
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
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人
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

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覲。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

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勅使。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

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

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

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

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

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叛逆之區中國視

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

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入者可以省

已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

中國反求諸已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已而已矣

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上君行

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

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

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

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

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

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
不戒

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
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
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
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
克當作刻唐本傳

疆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

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

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

卽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猶

能任賢一爲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

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
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
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

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

以百吏成風競為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

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

之所謂良臣古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偽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為然命真卿宣

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

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也暴露非難

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

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

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

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

之境沔彌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

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

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

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

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

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

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

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者字一本無

宅它一本作

官字一本無

買每緡官畱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
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
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

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

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

切近災也見上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

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

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

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

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

目前之虞紆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

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

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

與本作徵

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架間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以為病三字一本無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為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赴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瞽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唯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北為長城之役南

高麗上一本有征字

突厥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

疥上一本有瘍字

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保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隋伐

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

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立書

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是時齊

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大保命仲

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周家以

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于南門之外其發之

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

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

訓諸御知義群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

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

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

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

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

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旣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

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宜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

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畱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畱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犄。居綺切。偏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

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

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足踵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泚謨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覘。庫廉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音跨。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郎葛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起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

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
 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
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
 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
 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
 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

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
 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
 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

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

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

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

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

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

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天下不平，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天下不平，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邇日致亂，邇音向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惡烏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

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

外，意垂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

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帝頗採用其言。為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

已。已見卷上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

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

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

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

二。臣故剏其大略。剏丁括切以見德宗之性與其

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唐鑑卷十四
四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
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
及朝士往往奏畱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此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
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
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
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

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糅音揉忠
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
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
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
掩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
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
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迨帝意盧杞
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
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
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
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
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
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
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

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

其忠言嘉謀。楊至孝言合稷契之謂嘉以交脩

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汝交脩予罔予棄書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而後

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

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

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

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

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

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

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

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

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

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

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
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
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物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字同
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
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
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
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構成禍災下
本多願陛
下以覆轍為

戒天下幸甚
十二字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
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
上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
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
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
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
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
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

成功下一本
多不着假以
便五字宜上
一字無感悅
下亦多智勇
得伸一句

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
一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
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
臧皆凶否部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
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
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
戶貞凶易師卦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

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
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
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
已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
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
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
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
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

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

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畱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詰

唐金卷十四
十
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入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臯。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旣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聲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卽奏之。帝喜。

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
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
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
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
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

如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

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

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有天

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

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

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

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

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

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得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廷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廷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廷賞詣晟第宴謝，結為兄弟。因使晟表薦廷賞為相。帝以廷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

子。請昏於廷賞，廷賞不許。晟知廷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廷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廷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畱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尉、中書令，勲封如故。餘悉罷之。廷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

唐鑑卷十四
十三
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
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
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
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
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
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
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
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
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

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
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
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
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且謂渾卿書
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
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

人下本有
則字

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
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
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
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
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
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
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

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
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
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
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
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
明故也楊用善不明用
心不剛儔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
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
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

之吏禮委廷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

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

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終則令三百官

府名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

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語十五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

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

於已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

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

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

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

唐鑑卷十四
十六
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
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
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郃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
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
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告之且曰舒
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
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

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
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
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
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
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
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
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
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
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

皆下本有
欲字

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
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
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

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

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

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陷君

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

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

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始

二十一

